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
WORLD CLASSICS

裸者与死者 (上)

(美) 诺曼·托马斯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北京

裸者与死者

[美] 诺曼·梅勒 著
冯炜 译

(上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裸者与死者

[美] 诺曼·梅勒 著
冯炜 译

(中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裸者与死者

[美] 诺曼·梅勒 著
冯炜 译

(下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冯国超 主编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)

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633 字数:35100千字

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

ISBN7-5312-1364-8/I·320

定价:9800元(全138卷)



前 言

【内容梗概】

卡明斯将军是少将师长，年轻时曾是军校里出类拔萃的高材生。他足智多谋，气质高雅，受人尊敬。但他崇尚权力，宣称权力第一。“谁不能适应这一条，谁就活该倒霉。”侯恩是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才华横溢。将军很欣赏他的才干，把他调来，破格提升为贴身的副官，并一度把侯恩引以为知己。然而，侯恩却对将军的专横很不满，以致有一次故意悄悄地把烟头扔在将军的帐篷里来发泄胸中不快。这下可惹恼了素有洁癖的卡明斯将军。将军命令侯恩捡起烟头，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终于，将军在歼灭南太平洋安诺波佩岛上日军的前夕，借机把没有带兵经验的侯恩调到一个侦察排当排长。执行一项极其艰险而成功希望渺茫的侦察任务。

侦察排原来的头是克洛夫特上士。他作战经验丰富，在排里威信较高。但是，他为人专横跋扈，在排里没有什么知心朋友。不过，他不在乎这些，只要有权就行。排长应有少尉头衔才能担任，克洛夫特却早已把排长的职位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。侯恩少尉来当侦察排长无疑损害了他在排里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为此克洛夫特忧郁不振，但也无法发作。

侦察排一行十余人从海上登陆，直捣安诺波佩岛的后部。



裸者与死者

在侦察日军后方的途中，和日军稍有摩擦。他们虽然打死不少日军，但威尔逊腹部被敌人击中，鲜血直流。侦察排不得不派四个战士护送他回海边。排里的其余人由侯恩率领继续向前进发。

侦察排在人迹未至的后岛边开路，边小心翼翼地前进。接连几天的劳累使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一个山口。这时候恩和克洛夫特商量，决定派遣颇有经验的马丁内兹单独去探情况。马丁内兹在夜色的掩护下摸到日军的住宅营地，并顺手杀死了一个在打盹的日军。马丁内兹回到侦察排，把前方有日军的情况报告了克洛夫特。克洛夫特又去找侯恩，最终决定继续往前，因为那是唯一的突破口，否则就不得不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山。队伍到山口附近时，遭到日军扫射。侯恩中弹身亡。其余几个人在克洛夫特带领下往回撤。克洛夫特又成了侦察排的头。他看着雄伟挺拔的山峦，雄心勃发，一心想征服它们，便命令侦察排爬山前进。

在此同时，正面的战争由于偶然的时机已经打响。卡明斯将军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。盘踞在岛上的日军已经弹尽粮绝，早已饿得半死不活。其实，谁指挥这场战斗都会稳操胜券，旗开得胜。

四个用担架送威尔逊回海边的战士拖着艰难的步伐往回走。他们疲乏不堪，踉踉跄跄地抬着威尔逊往前挪动。在经过一条河流时，一不小心，躺在担架上的威尔逊被湍急的河流冲走了。

这时的克洛夫特正率领部下翻越了好几座山，然而，前面依然峰峦叠嶂，似乎没有尽头。排里的罗思战前是个大学生。他向来身单力薄，体力不济。长途的劳苦使他气喘吁吁，但他



仍然顽强地跟着部队，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。最后，他的腿走起路来直打颤，走两步就会身不由己地跌倒在地。他实在走不动了，但在克洛夫特的威逼下，他只能硬撑着。在跳越一个悬崖时，罗思腿一软，跌进万丈深渊……

排里剩下的几个人非常哀伤和愤懑，反抗克洛夫特的情绪在慢慢滋长。除了克洛夫特，大伙儿谁都不想走了。大家喃喃咕咕，满是怨气。克洛夫特心理的压力极大，他较信任的中士马丁内兹都劝他不要再前进了。可是，克洛夫特还是一意孤行，下定决心继续往前。雷德忍不住了，他公然提出不走了。克洛夫特举起手枪瞄准了雷德。雷德问克洛夫特是否想杀死他，克洛夫特简洁地回答说“对！”双方剑拔弩张地相持了一会儿，雷德屈服了，说：“算你赢了。”

精疲力竭的队伍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进发，但一路上谁也不吭气。雷德心里气鼓鼓的，觉得他的战友很差劲，关键时刻不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他们无精打采地走着。突然，一大群黄蜂气势汹汹地朝他们扑来，蜇得他们抱头乱窜。他们趁势往回跑，一口气跑了几里地。克洛夫特再也无法使部下向前了，只得命令撤回海边。在那里，等待他们的是已经一举歼灭日军的好消息。

【作者介绍】

诺曼·梅勒（Norman Mailer，1923— ）美国著名作家。1923年1月生于美国新泽西州，在纽约长大。16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，四年后获航空工程学士学位。翌年前往巴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他于1944年入伍参军，曾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和吕宋岛服役。两年后退伍回到纽



裸者与死者

约，开始埋头创作。

其实，梅勒在哈佛读书时就开始发奋写作，并一直酝酿写一部以大战为题材的小说。他的参军无疑为他实现抱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。在部队里，他做过文书、炊事员等工作，还曾自愿去一个侦察排当侦察兵。这种种生活体验为他在小说里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的描写打下了基础。

梅勒是个严肃认真的作家。虽然 25 岁时创作的《裸者与死者》使他一举成名，引起轰动，但是他仍然笔耕不止。《巴巴里海滨》（1951）和《鹿苑》（1955）就是两部题材不同的小说。1959 年出版的《为我自己做广告》是本杂文选集。小说《美国梦》（1965）和《我们为什么在越南》（1967）体现了他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。此外，还有《夜军：作为小说的历史，作为历史的小说》（1968）、《月亮上的火》（1970）《刽子手之歌》（1979）等。1985 年发表的《硬汉子不跳舞》于 1987 年被拍摄成好莱坞电影。作者题材丰富、风格多样的作品多达 40 多部。这些成就使梅勒成为在美国、乃至在世界上知名度极高的作家。

【遭禁经过】

这部小说引起不少评论家的争议。种种争论使小说在不同的国家引起不同的反响。1949 年英国刚宣布出版这本小说，就引起相当的震动。但是在 1949 年 5 月 23 日，大律师肖克洛斯宣布不会对书的发行采取任何措施。在加拿大，出版商被加拿大海关告知不允许该书进入他们的国家。在澳大利亚该书同样遭到禁止。在美国本土，则只有佐治亚州的文学委员会于 1954 年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调查。



第一部 起浪

谁都睡不着。突击登陆艇天一亮就要放下水去，第一批部队就要驾着小艇，劈开浪花，冲上安诺波佩岛的海滩了。这运兵船上，这整个船队里的人，心里都很明白：再过几个小时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死期就要到了。

比如船上就有这样一个士兵：他闭上眼睛仰而躺在铺位上，却全无半点睡意，只听见四下里浪激波涌，此伏彼起的呼噜之声，那是因为弟兄们不时也会打上个盹儿。“我不干！我不干！”有个人还大声说了句梦话，这一嚷，就引得那个士兵睁开了眼睛，他盯着这船舱慢慢打量了一转，头脑里渐渐消散了幻境，眼前出现了那乱糟糟的一大堆，是光赤条条的人形儿，是吊床，是随身装备挂在那里晃啊荡的。他轻轻骂了一声：不行，得上一趟厕所。往上耸了两耸身子，终于坐了起来，两腿刚一伸到床外，弓起的背就跟上面挂吊床的钢管撞了个正着。他叹了口气，伸手去解下了系在柱子上的鞋，慢慢穿上。铺位上下共有五层，他的铺位是往上数第四只。他就犹犹疑疑在昏暗之中爬下床来，生怕不小心会踩着了下面吊床上的



裸者与死者

在侦察日军后方的途中，和日军稍有摩擦。他们虽然打死不少日军，但威尔逊腹部被敌人击中，鲜血直流。侦察排不得不派四个战士护送他回海边。排里的其余人由侯恩率领继续向前进发。

侦察排在人迹未至的后岛边开路，边小心翼翼地前进。接连几天的劳累使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一个山口。这时侯恩和克洛夫特商量，决定派遣颇有经验的马丁内兹单独去探情况。马丁内兹在夜色的掩护下摸到日军的住宅营地，并顺手杀死了一个在打盹的日军。马丁内兹回到侦察排，把前方有日军的情况报告了克洛夫特。克洛夫特又去找侯恩，最终决定继续往前，因为那是唯一的突破口，否则就不得不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山。队伍到山口附近时，遭到日军扫射。侯恩中弹身亡。其余几个人在克洛夫特带领下往回撤。克洛夫特又成了侦察排的头。他看着雄伟挺拔的山峦，雄心勃发，一心想征服它们，便命令侦察排爬山前进。

在此同时，正面的战争由于偶然的时机已经打响。卡明斯将军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。盘踞在岛上的日军已经弹尽粮绝，早已饿得半死不活。其实，谁指挥这场战斗都会稳操胜券，旗开得胜。

四个用担架送威尔逊回海边的战士拖着艰难的步于往回走。他们疲乏不堪，踉踉跄跄地抬着威尔逊往前挪动。在经过一条河流时，一不小心，躺在担架上的威尔逊被湍急的河流冲走了。

这时的克洛夫特正率领部下翻越了好几座山，然而，前面依然峰峦叠嶂，似乎没有尽头。排里的罗思战前是个大学生。他向来身单力薄，体力不济。长途的劳苦使他气喘吁吁，但他



一连打了几个钟头，人都打得有点昏昏然了。拿到平淡无奇的牌，简直象不通过大脑似的，下注也完全成了机械的动作。

威尔逊一上手就运气很好，随后有一圈更连赢了三局，这下子手气就越发好了。他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只见他双腿盘起，大把大把的澳镑票子还在他腿弯里乱堆着，叠得都快要漫出来了，他一向认为数钱不大吉利，所以没有去点，不过心里知道自己赢了总有一百来镑。他乐得连嗓子眼儿都怪痒痒的，他总会这样兴奋，只要到手的東西一多。这时他就操着一派软绵绵的南方口音，冲着克洛夫特说：“这号票子早晚会要了我的命。说真的，都他妈的论镑算钱，我一辈子也别想算得上来。澳州佬做出来的事啥都落后。”

克洛夫特没有回答。他稍微输了一点，不过更使他恼火的是这牌打到现在，他的牌运始终没有好起来。

加拉赫一副轻蔑的口气，咕哝开了：“凭你今天这份手气，你还算钱干什么？得了吧！只要伸开胳膊来捞就是啦。”

威尔逊格格地只顾笑。“伙计，你这话也是，不过看这情况，胳膊细点儿怕还捞不够呢。”说着又笑了，乐呵呵、轻飘飘的，简直有些傻气，一边笑一边就发起牌来。他年纪在三十上下，身材高大，一头漂亮的长发是金棕色的，脸庞丰泽红润，五官虽然粗一点，倒也端端正正，但是他偏又戴了一副银丝边圆眼镜很不相称，乍一看去似乎有一种勤奋好学的风度，起码也给人一种循规蹈矩的感觉。他指头抹起牌来总是津津有味，在发脾气的时候，仿佛这抹牌的滋味有多美似的。他其实是在那里想酒，实在有点遗憾，手里有了这么多钱，却连半瓶酒也买不到。他一边轻松地打着哈哈，一边说道：“我这个人虽然喝了半辈子的酒，哥不瞒你们说，哥手头没有了酒就怎么



裸者与死者

也想起酒滋味。”他手里拿着一张牌，却不发出去，定神想了一会，忽然又好笑起来：“这就好比跟女人相好。有相好的时候，心满意足，朝欢暮乐，怎么也想不起那打饥荒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；可一旦没了相好，要再在心里面回味回味女人的温柔滋味，却又比登天还难。不过我以前倒有过那么一个住在城郊的相好，说起来还是我朋友的老婆哩——这个女人可真有意思极了！跟我好过的女人也多了，叫我一辈子忘不了却独有这个可爱的小娘儿。”他摇了摇头，不胜感慨的样子，随即又拿手擦了擦那有如雕好一般的高高的前额，顺势还按了按那一头直立后掠式的金发，笑嘻嘻的只顾自得其乐，临了还放低了嗓音说：“那个甜美劲儿呀，嗨，真是甜如蜜！”他给每人发了两张暗牌，随后再发一张明的。

这一回威尔逊的牌不是很好，不过他是个大赢家，所以先还是“跟”着，又过了一轮才退出。他暗暗地在心里想：等这一仗打完了，他一定要想个法子去酿些酒。有个炊事班长在三连，一夸脱酒卖这种票子五镑钱，照这样算起来，该有两千镑进了腰包。那又费不了什么，只要有酒曲和糖，再弄几听杏子、桃子罐头就行。他想想自己也满可以这样来一手，心坎里一时只觉得美滋滋、热呼呼的。对，就算用料少点也不要紧。记得爱德老表酿酒就只用糖浆和葡萄干，人家不照样说满好。

可是威尔逊再想想又泄气了。自己要真去弄的话，一切用料就得深更半夜到炊事班的帐篷里去偷，偷来了还得找个地方藏几天。回头做成了酒液，还得找个妥贴隐蔽的小角落，放在那里发酵。太近了离营地不行，那样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撞见；太远了也不好，因为卖酒最好能随要随有，立等可取。

问题倒还真不少哩，看来要办的话就一定要等这一仗打



完，等部队有了固定的营地不可。这就要等很长时间了，三四个月都说不定。威尔逊想到这儿心里不觉焦躁起来，身在部队，要给自己办点儿事就有这么多顾忌！

加拉赫这一副牌也很早就“收摊”了。他冷眼瞅着威尔逊，心里实在气不过。这么个没脑子的南方佬，几副下了大注的牌，全让他赢了去，偏是他走运。加拉赫觉得自己干了件对不起良心的事——他至少输了有三十镑，算起来差不多有百来块钱了，虽说钱大部分是这一路上赢来的，可那也不能作为原谅自己的理由啊！他想起妻子马莉还有三个月便要生了，待要回回想妻子的模样儿，却一时想不起来，只觉得内疚一阵阵袭上心头。钱是应该寄给妻子的，他怎么能这样乱花一气呢？他感到深深的痛苦，他已经尝惯了这种痛苦滋味：他从来就没有顺心的事情，他的事情迟早总会弄得大煞风景。他不觉把嘴唇咬紧了。他不管做什么工作，也不管干得怎样卖力，似乎到头来总难免要碰壁。他愈想愈怨，一时只觉得满腹辛酸。他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他也依稀有所憧憬，可惜那总不过是个影子，把他逗了两下就消失了。这时候正好轮到勤务兵叫莱维的洗牌，加拉赫对他看了看，嗓子眼里不觉抽搐了几下。这犹太佬，贼运倒挺不错咧！他的一肚子辛酸忽而都化成了怒气，在喉咙口憋紧，最后终于变而为一连串脏话吐了出来，嗓音那么沉浊，声调带着颤动：“得啦，得啦，这鸟牌你不要老是洗个没完没了好不好？那倒运货有什么好洗的，别洗啦，快发吧。”他说话完全是一副波士顿爱尔兰裔居民的口音，那难听的“a”音拉地长长得，后面的“r”音往往便被吃掉了。莱维抬头看了看他，学着他的腔调说：“好，就发就发，不洗了不洗了。”

“真他妈的莫名其妙！”加拉赫这话有点象是自言自语。他



裸者与死者

身上筋筋节节的，瘦削结实，五短身材，给人的印象是个脾气执拗、饱经风霜的人。一张脸也正巧相配，脸盘狭小，其貌不扬，满脸的疤痕因为以前太多的粉刺，因而脸皮尽是紫红色的斑斑，疙疙瘩瘩。不知是由于他脸上这种皮色的缘故呢，还是因为他那颗生得特别的长长的爱尔兰式鼻子，歪在一边象在赌气，总之他看去老是象憋着一肚子火的神情。不过论年纪他今年才二十四岁。

他面上的一张是红心七点的明牌，仔细一看底下的两张暗牌，也都是红心。好，这一下有点门儿了！“同花”他还从没过呢，打了这一晚上的牌，他相信这一盘势在必得了。他心里暗暗在想：“看他们这一回还能占得了我的便宜！”

威尔逊开叫一镑，加拉赫加了码，还气哼哼地咕噜了一句：“好哇，干脆大家多押上点，热热闹闹打一盘。”莱维和克洛夫特都“跟进”了，那另一个勤务兵却没有“跟”，加拉赫一见，觉得象是吃了亏似的，说道：“熊包啦？怎么啦？小心大炮明天轰掉你的猴儿脑袋。”幸好大家正在稀里哗啦把钞票扔到毯子上（毯子折了几折垫在中间作台面用），所以都没听见他的话，不过他话一出口，内心却不安了，打了个冷战，觉得说这话实在是罪过。他赶紧默默连念了几遍“圣母马利亚”。他眼前仿佛看见自己陈尸在海滩边，血淋淋的脖子根上脑袋没了。

跟着来了一张黑桃。他心里还在一个劲儿地想：他要是死了话，不知道他的尸骨会不会让部队运回回去？马莉会不会前来给他送葬？他想得使劲，自怜自惜，一时倒真巴不得能见一见妻子为他而哀戚的眼神。妻子到底还是知心啊！可是心里要想的是妻子，在眼前出现的却是“圣母马利亚”的圣容——当



年他买过些明信片在教区附属学校，见过印在上面的宗教画，留下这个圣母的印象到今天还铭记不忘。可马莉呢，他的马莉是怎么个模样儿？他苦想苦思，想把她的眉目神态细细回味过来，可是此时此刻就是想不起，这印象就象一支似忘非忘的歌一样，刚要摸到一点调调儿，就又串到别的唱熟的曲子上去了。

下一轮牌他又来了一张红心。这就有四张红心了，后两轮牌只要再来一张红心，一副“同花”就齐了。他便消散了一些不安的情绪，于是一副心思就全移到了牌上：成败在此一举！他瞧了瞧别家。发了牌还没有下注，莱维就已经自动“收摊”了。克洛夫特上面则是一对“十点”。加拉赫这就断定他手里还有一张“十点”，因为克洛夫特开叫两镑。要是克洛夫特到后两轮实力仍不过尔尔（加拉赫估计不可能他的实力还会再有所增加），那么自己的“同花”就正好吃克洛夫特的“三条头”。

威尔逊咯咯一笑，从腿弯里掏出票子来，粗手大脚地往毯子上一扔，一边说道：“这一盘输赢可大咯！”仅剩的几张钞票加拉赫摸了摸，心想就看这一遭了，能不能扳本。他就咕哝一声：“再加你两镑。”说完一看仔细，心里有点慌了。威尔逊面上赫然是三张黑桃。瞧这倒霉劲儿！他怎么早没看见呢？

不过威尔逊并未主动加码，加拉赫这才放了心。可见，威尔逊的“同花”还没有齐。双方起码也是个对等的局面在实力方面，何况威尔逊很可能并没有黑桃在底牌里，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在做“同花”。加拉赫但愿这两个对手到下一轮都别只是“跟”着，下注要踊跃些才好。他再趁机层层加码，不到全部端上老本他决不罢手。



裸者与死者

下一轮牌一发下，克洛夫特——应该带上头衔称为克洛夫特二等上士——在那里也暗暗兴奋了，不过他又是不同的情况。他本来只是抱着观望等待的方针，在那里打闷气牌，可这一轮来了一张“七点”，他就有了两个“对子”在手里了。他当时只觉得心头突然一亮：一定的！这一盘他麻定了。也不知他的灵感哪儿来的，他断定自己的下一张牌不是“七点”就准是“十点”，正好做成一副“满把”。克洛夫特觉得肯定无疑是这样的。心里感到这样塌实，手气决错不了。他通常总是很精明冷静在打扑克的时候，深知机会渺茫，要专等一张牌，对手的虚实如何，他心里也总能有个数目。不过他觉得打扑克还大有撞运气的余地，因为这样这玩意儿才引人入胜。他不论做什么事，总是尽可能做到技术到家，准备充足，可是他也明白，事情最后成败如何，还要看运气而定。他看运气，觉得这也不坏，反正不管成败的关键究竟如何，他总吃不了亏，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。这牌他打了一整夜，牌运一直不是很好，如今一副好牌终于露了头。

加拉赫这一回又得了一张红心，克洛夫特估计一副“同花”在他手里。威尔逊面上三张黑桃，这一轮却来了一张方块，派不了用场，不过克洛夫特猜他手里“同花”早已凑齐，只是不露声色而已。克洛夫特总觉得，别以为威尔逊样子随和，象个好好先生，他打起牌来才鬼着哩！

克洛夫特开叫：“两镑。”

威尔逊抓起两镑往桌面上一丢，加拉赫却出来加码了：“加你两镑。”克洛夫特心想：加拉赫的手里肯定无疑是有了“同花”。

克洛夫特整整齐齐把四镑票子放在毯子上，嘴里说：“索